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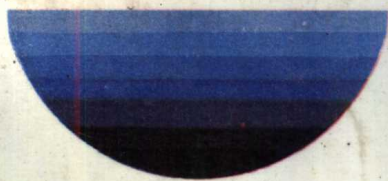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

竞赛方案

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GAME PLAN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竞 赛 方 案

——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刘晓明 陈京华 赵滨 译

张毅君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y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责任编辑 赵慧先
责任校对 董品仙
封面设计 高 晖

竞 赛 方 案

——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毫米 8 印张 字数：178（千）

1988 年 7 月第一版 198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01-0024-8/D·3

定 价：2.95 元

前 言

本书的基本中心命题是：美苏竞争不是某种一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一种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历史性争夺。这种争夺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的重点。美国要占据上风，就必须以一种一贯和广泛的战略观点来进行竞争。因此，本书不是论述关于美国民主的优点和苏联制度的邪恶，而是一本实用的行动指南。

本书每一章都旨在使读者得到清楚的信息。第一章说明美苏冲突的历史性。第二章指出这一冲突的地缘政治焦点和争夺的中心地带。第三章论述两个大国各自的特别脆弱的地区。第四章接着对威胁作了全面的估计，集中分析了苏联的力量和弱点。第五章和第六章则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在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的长期对策所需要的方案。由于本书的重点是研究美苏争夺中地缘政治与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没有涉及诸如经济关系或人权问题等其他重要的双边问题。最后一章阐述了在核时代夺取优势的历史意义。《竞赛方案》虽然以关于欧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作为其论点的出发点，但也考查了这一斗争的外围和具有牵制性的方面以及在海洋和外空的争夺，因为这种争夺已是为控制地球而进行的斗争的延伸。因此，本书为如何进行美苏历史性的竞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纲领。

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核武器的问世，使得美苏对抗的最终解决很可能不是通过战争，除非由于估计失误或者一方取得了压

倒的核优势，情不自禁地攻击另一方从而引起战争。这就意味着美苏冲突已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竞赛”。每一方都根据自己的规则参加竞赛并记录自己的得分；每一方都只是由于担心使用过分挑衅性的战术会遭到报复才有所克制。在这场非同寻常的竞赛中，看不到通常的胜利，也没有正式确定的规则，只是根据经验以及一些例如军备控制等有限的谅解而部分地规范化。但这场竞赛仍然主要是策略、压力、有时甚至是武力的不固定的竞争。不输是首要的目标，其次才是根据自己的得分规则(或价值)赢得分数；而夺取优势则是最终然而遥远的目标。要在这场历史性的竞赛中站住脚，不仅需要政治意志，而且还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本书试图在不可避免的预算限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概要地阐明必要的利弊权衡，并提出美国所需要的地缘战略竞赛方案。*

* 术语解释：本书所用地缘政治、战略、地缘战略等词的含义如下：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战略是指全面而有计划地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某一中心目标，或指具有军事意义的重要资本；地缘战略则是将战略考虑与地缘政治考虑合二而一。

目 录

地图目录	3
前言	5
第一章 帝国冲突	1
莫斯科的地图	1
历史性竞争	6
帝国的竞争	13
全球性竞争	22
第二章 争夺欧亚大陆	26
俄国和欧亚大陆	26
三条中心战略战线	37
地缘政治中的要害国家	47
苏联的地缘战略	60
第三章 特别脆弱的边缘地区	70
不稳定的帝国领地	70
历史上的仇怨和地缘政治的必要性	77
利害关系与政策	84
第四章 只具有一个方面威力的对手以及对其威胁的估计	90

苏联的军事力量	91
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条件	112
一个新型的世界大国	120
控制和瓦解	124
未来 10 年美苏关系展望	130
第五章 美国战略的当务之急	134
战略上软弱无能：军备控制的威胁	137
共同战略安全	147
全球范围的常规灵活性	155
技术优势的重要意义	170
一套一体化的战略结构	176
第六章 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先领域	179
更为自立的欧洲	181
太平洋三角关系	193
西南亚的软腹部	201
帝国的收缩	210
第七章 夺取历史性优势	217
供负责人士阅读的概要	228
附录：主要美军防御力量分布情况	242

地 图 目 录

莫斯科的全球观	2
华盛顿的全球观	3
苏联大俄罗斯民族的地缘战略分布情况	15
欧亚大陆的重要地位	28
苏联对波斯湾的兴趣	32
1918 年以前中亚的铁路帝国主义	33
苏联在外交历史上的地缘政治要求	36
三条中心战略战线	38
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44
莫斯科对第一条战线上的要害国家的战略观	50
莫斯科对第二条战线上的要害国家的战略观	52
莫斯科对第三条战线上的要害国家的战略观	57
苏联 SS-20 导弹、北约潘兴 II 式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目 标范围	69
美国蚕食墨西哥图	78
俄国蚕食波兰图	79
苏联导弹部署	151
前线防御：战略概念的演变	164
欧洲当今的政治划分	184
欧洲将来可能的政治局势	185

* 本书所用图表完全根据原书的图表影印制版。——出版者注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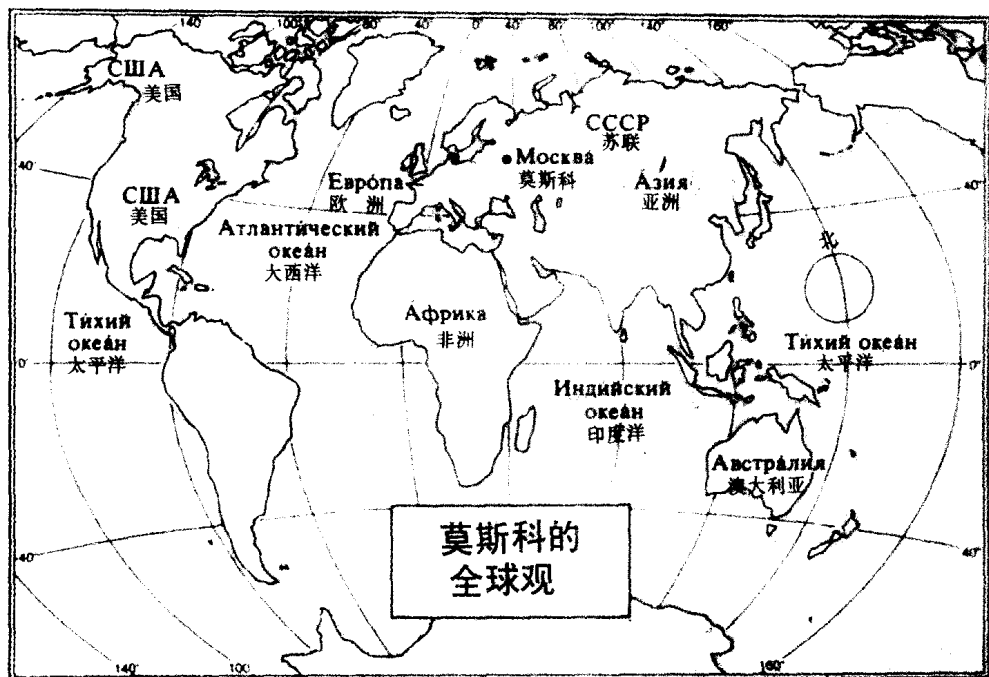
帝国冲突

1985年初，北约国家的一位外长在莫斯科受到年高望重的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款待。为了表示一种同行的情谊，或许是因为预料到快要退休所产生的恋栈之情而对客人特别客气，这位苏联东道主出乎意料地向他的客人透露，他每星期总有好几次离开繁忙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小书房，在那里独自沉思冥想。葛罗米柯邀请这位多少有些受宠若惊的西方客人随他而去，然后带着明显的自豪神情打开了通向小房间的门，里面有一把舒适的扶手椅，正对着一幅巨大的世界挂图。葛罗米柯说：“我在这里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什么也不干，只凝视着这幅地图沉思……”

话虽不多，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西方有几位外长抽出时间系统地考虑地缘政治和战略对他们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些人往往并不精通对外政策，任职时间一般最长也只有三年左右。的确，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的许多国务卿（葛罗米柯任职期间曾有九人出任此职）是否花费过很多时间去深入地思考那些决定一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具有历史意义和地缘政治意义的紧迫要求。

莫斯科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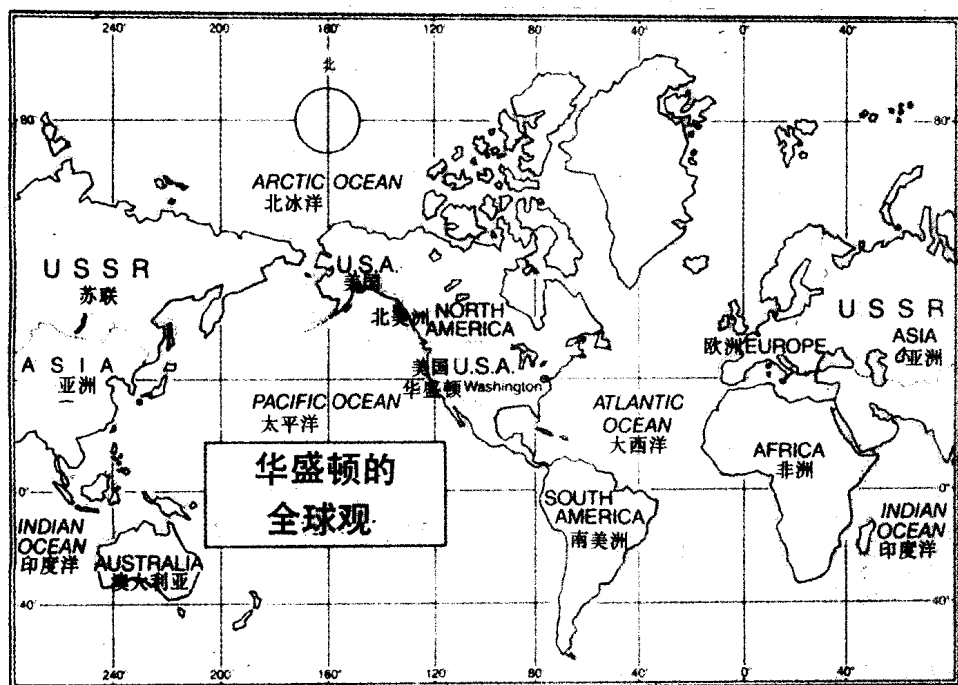
当葛罗米柯注视着我们这个地球的平面图时，人们只能猜测在这位共产主义大俄罗斯帝国（在这个历史时代又被称为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老资格的外长的脑海中可能会闪过什么念头。地图上这块最大的陆地地区(事实上它的相对面积由于平面投影的缘故而被夸大了)标有“СССР”几个西里尔文字母*。它以其大块头支配着巨大而联成一体的欧亚大陆,只有大陆的边缘不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位于其南边的非洲大陆看起来也几乎像是它的附属品。跨过一片蓝色的水域便是显然小得多的西半球,它由一个位于北美洲的头号敌对国家所控制。

望着如此平整地展开的世界,葛罗米柯必然感到,让一个遥远的北美国家如此深深地卷入从堪察加半岛延伸到直布罗陀的这块位居中央的欧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是不正常的,甚

* 西里尔字母是9世纪时传教士西里尔创制的字母,系现代俄语字母的本源。
译者注



至也许是令人恼怒的。在这位苦思冥想的俄国政治家眼里，只有侵略图谋才能解释那个遥远的国家为什么决心把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西欧、远东和南亚——置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之外，这一图谋显然是意在损害苏联在该大陆的合法利益。毫无疑问，他一定曾苦苦思索，这个地图清楚地显示了全球政治中某些鲜明的“铁的定律”：水域应当使北美的入侵者与中心大陆那些偏离正道的边缘地区分离，从而划出一条把世界分开的“自然的”地缘政治分界线。

世人公认，这位外交部长不仅是一位地缘政治家，而且是位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家。这样“自然地”划分世界权力，即由莫斯科支配中心大陆而华盛顿则局限在西半球，将使世界权力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势力的方向倾斜，这意味着由华盛顿领导的

敌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所拥有的全球优势行将结束。

但是，这种对全球问题的带有预示世界末日色彩的意识形态思考，并不会转移这位经验丰富的俄国外长和他的接班者对更紧迫的政策任务的注意——这些任务确实可用地缘政治的观点加以解释。这张挂图有助于集中思想，提炼并突出需要优先考虑的重点，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并抓住可资利用的机会。对历史的了解使这张地图本身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因为葛罗米柯还透露，他所喜欢的读物是外交部的前任们所写的回忆录。

持久不变的方向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行动具有地缘政治的实质内容。相形之下，葛罗米柯的西方对手们则常常以被动反应的方式执行对外政策。他们主要是对事件作出反应，且不说民主制度常使人们把气氛置于持久的历史倾向之上。正如葛罗米柯曾轻蔑地对一位同事所说，他的对手们“错把策略当作战略……，缺少一项坚实的、有章法的和前后一致的政策是他们的——大缺陷。”

然而，地图既能给人以启迪，也能使人误入歧途。它可以通过使相对面积失真和造成错误的地理中心感，而使人们对真正的实力对比状况产生错觉。由于一幅地图必须要有一个任意断定的中心，在制图时可以把任何一个国家置于全球的中心。例如，长期以来，中国的世界地图就很自然地证实了“中央王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因此，标准的苏联世界地图（包括苏联官方的地图集）把垂直经线划在40度，使莫斯科成为世界的正中心，这也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西半球则位于左侧，相距甚远，与巨大而居高临下的欧亚大陆隔洋相望；非洲依附于欧亚大陆的西南部；澳大利亚则在其东南方不远处漂浮着。

这种视觉效果实际上带有一个地缘政治的信息：一个拥有中心首都的中心大陆从自然地理上说支配着地球——政治现实

应与这一自然界的事实相一致。

毋庸多言，这并不是对世界实况的十分精确的表现。如果以地缘政治的观点观察地球仪而不是观察一张平面地图，会使人别有见识。其一，北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实际面积要比苏联地图所表示的更接近于苏联的面积。其二，大洋与其说是把被称为大陆的巨大而漂浮着的各个岛屿分开（如从地图上看上去的那样），倒不如说是把它们实际上连接起来。辽阔的水域成为占优势的海军力量为取得海上贸易通道和文化扩张的途径而进行战略控制的目标。这种战略控制进而导致一个大陆的边缘地区与一个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大国之间发展有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另外，地图既不能使人了解经济实力，也不能使人对人口的活力和众寡有所认识。若以这些条件估量世界，情况会截然不同。若以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世界情况，美国显然是称雄世界的大国，比其最接近的对手高出一倍。除了这些有形的因素外，人们还必须考虑那些无形的因素，如社会创造力和高技术革新等，且不说文化推动力。

倘若葛罗米柯和他的接班人忽视这些考虑，才是令人极为吃惊的。葛罗米柯的经历一定已经使他学会尊重这些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有助于击败地缘政治决定论，而按照这种理论，莫斯科本应获得对占有支配地位的中心大陆的全面控制。但是另一些政治家又常常犯相反的错误：他们太轻率地抛弃了外交政策中的地域观点。然而，这种观点的确可使人集中注意地理和政治权力之间、领土和人民之间、历史趋势和地缘政治重点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这一点，外交政策就会缺少国家实力和全球战略两者之间至为重要的联系。

历史性竞争

美苏关系是两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典型的历史性冲突。但是，它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是两个帝国体系之间的斗争。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两个国家为了全球优势而争夺。在上述三个命题中，美国人民只是本能地准备接受最后一个。多数美国人认识到美苏争夺是全球范围的：由于几乎每天早上的报纸和晚上的电视新闻节目都提供了这方面事实的鲜明例证，美国人很难不这样认识。美国人今天是通过广泛的信息工具了解世界的，所以，认识这场广泛的、全球性的竞赛对他们来讲也比较自然。

与之相矛盾的是，另外两个命题则不那么容易接受。历史性的冲突这一提法——以及美苏斗争是主要大国之间一系列长期对抗中的最近一场争夺的概念——对于一个对历史记忆淡薄和倾向于把和平看作是正常现象而把战争（或冲突）视为反常现象的民族，是不易接受的。更使人感到陌生的提法是，美苏争夺，从一个意义深远的方面来说，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斗争，而且也是两大帝国体系的冲突。然而，事实是美苏冲突已经成为两个占主宰地位的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场真正的历史性抗争。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和苏联一直处在冲突之中，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段不短的时期。在这几十年中，两个国家都认为对方对自己的重大利益和基本信仰怀有敌意并构成威胁。几十年来，两个国家都认为对方是不仅对世界和平而且对其自身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主要根源。在这几十年中，每一方都声称相信会有一种意味着自己获胜的历史性结局，但各自又都担心对方可能以某种方式取得优势。

虽然这场竞争已经成为战后美苏双边关系的主导现实，但是美国人对它的认识却来得缓慢。也许直到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他们才认识到这场社会竞赛的激烈程度。相反，苏联却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以在“赶超美国”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来衡量自己。长期以来，与美国抗衡就是苏联统治者不变的主导思想。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要与占优势的西方民主进行长期竞赛的意识。在这方面，至少对苏联人来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的这场冷战是事态的正常发展，是意识形态和历史固有的产物。而对美国则不是如此。战时的联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似乎是战后和平与合作关系的预兆。沃尔特·李普曼的话无疑可以代表大多数美国人。他在雅尔塔会议刚一结束，便于1945年2月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希望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已经制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即在战争接近结束时，取得胜利的联盟（这种联盟系因战争而结成的）经常出现的瓦解趋势……。美苏英军事同盟本身正在证明它不是仅仅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才有效的昙花一现的事物，而且事实上已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核心。”

事实上，雅尔塔会议的长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暴露了俄国对整个欧洲的长期野心。雅尔塔会议是苏联经过仔细斟酌的外交手腕的最后一招，旨在争取英美默许苏联对整个欧洲占有优势的作用。在雅尔塔，西方除了小心翼翼地就东欧问题重开谈判外，还使苏联要在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建立统治地位的欲望未能如愿以偿，但它所采取的方式仍旧是含糊其词和谨小慎微的。

因此，所谓西方在雅尔塔接受了对欧洲的分割之说是个神话。事实是早在德黑兰会议上（1943年11月至1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就把东欧事实上让给了约瑟夫·

斯大林，而到了雅尔塔会议上，英国和美国领导人对这一让步又半心半意地有些后悔。根据英美想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实现民主的希望，他们当时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争取作出某种安排保证东欧至少能有少许自由，但这种努力没有奏效。西方政治家们未能顶住战后出现的无情的苏联强权，在后来斯大林的强权与西方的天真思想的冲突中，强权占了上风。

因此，美苏冲突的出现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然而，它的出现即使在当时使人猛然醒悟，人们也并未把它看作是事物的自然发展。对美国人来说，它似乎是应当很快消失的反常的和暂时的情况。其后接踵而来的冷战虽然激起了许多美国人心中的教义热情，但它仍然被看作是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伟大的和解行动予以结束的不正常现象。因此，在期待美苏首脑会晤时，甚至会晤之后，人们时常对它充满希望。公众的情绪也因此在对缓和的欣喜和对冷战的歇斯底里二者之间令人痛苦和不安地摇摆。

美苏关系确是一场历史性冲突，现在对更多的美国人来说这已是明白无疑的了——尽管这一现实仍是在痛苦中勉强地接受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场争夺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斗争，是一场不易得到广泛和迅速解决的斗争。进行这场斗争，必须有耐心，但又要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民族决心。

这场斗争不止是思想意识的斗争或是争取民“心”的斗争。诚然，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是起作用的。但是，近年来随着苏联革命热情的减退和思想意识形态感召力的减弱，这方面的冲突已经消退。现在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扩大对领土和人民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表现为获得旨在恫吓或遏制对手的军事力量。对决定这场历史性冲突的焦点、内容以及最终结果具有关键作用的正是地缘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考虑。

这场冲突的出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欧洲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崩溃的必然后果。战前的国际关系，由英国在政治和金融上占据支配地位，它在两大帝国（英国和法国）、一些较小的欧洲帝国和正在形成的日本帝国以及两大内陆国家（德国和苏联）之间维系着一个岌岌可危的全球均势。在美国参议院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使美国陷入自我孤立的境地之后，美国实质上是处在世界事务的边缘。

这个世界体系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亡。从由欧洲称雄的旧世界的废墟上，又出现了一轮新的权力瓜分。它只涉及两个主要的国家，两个在本质上都不属于欧洲的国家。美国早已发挥全球影响；而苏联则称雄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并出于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渴望得到全球地位。即使美国最初仅把苏联视为对其盟友安全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可通过仔细斟酌的军事遏制政策予以对付，苏联却很自然地把美国看作是它追求最大成功和实现意识形态目标的主要障碍。历史性的冲突就这样产生了，它如同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位名叫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26岁的法国人充满信心地预言的一样，每个国家最终都拥有“操纵”全球“命运”的力量。

虽然这场冲突的参加者是新的角色，但它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古老的、几乎是传统的、无疑也是地缘政治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那些以航海为业的国家，利用易于进入的海上航道投入它们的力量，在大洋彼岸建立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海外飞地。内陆国家则谋求对大陆的统治，并以此为出发点，向来自大洋彼岸的入侵者的霸权行径提出挑战。历史告诉人们，这